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
前世今生 夏世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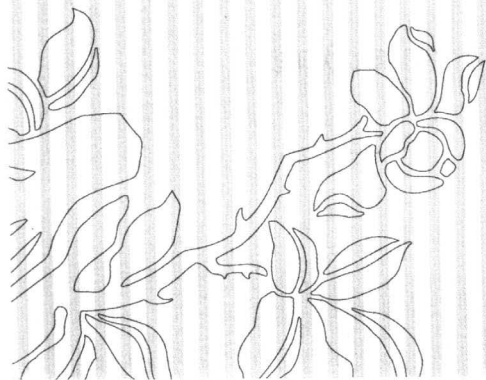
色戒

好莱坞著名华人导演李安执导全新大片同名小说《色·戒》隆重登场

一个是四十年代红极上海滩，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的女作家，一个是有汉奸头衔的才子，演绎了一场非同寻常却最终落入俗套的爱情故事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
前世今生 夏世清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色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戒: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 /夏世清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613-3270-2

I.色... II.夏... III.①张爱玲(1920~1995)—人物研究 ②胡兰成(1906~1981)—人物研究 IV.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9035号

图书代号:SK7N0288

责任编辑:周宏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版型设计:祝志霞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 编:710062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02千字

版 次: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13-3270-2

定 价:25.0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
前世今生

色戒

目 录

- 第一章 传奇：喧嚣过后的苍凉 1
- 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 31
- 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 65
- 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 97
- 第五章 邂逅：尘埃里开出的花朵 129
- 第六章 花凋：我将只是萎谢了 159
- 第七章 飘零：落幕后的华丽转身 187
- 第八章 怅惘：山河岁月空悲切 217
- 参考书目 233
- 后 记 235



第一章 传奇

喧嚣过后的苍凉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熨”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感觉自己变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訢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

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台湾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张佩纶本是个辞严义正的书生，善于辞令论辩，在实际的军事作战能力上无疑是缺乏经验的，因而等到海战一打响，就只知道按照朝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来布置战局。结果一战而败，葬送了整个福建水师。张佩纶自己则冒着大雨顶个破铜盆狼狈逃出，年底就被清廷发配到了边疆察哈尔。

1888年，张佩纶戍期已满返回京城。李鸿章一直非常关切这位故交之后。当年4月，张佩纶料理完家务事，就前往津门，来投奔这位李大人。没过半月的时间，就同李大人的千金李菊耦订婚，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愜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赞“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隼，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愜素怀”。

可见李鸿章十分器重这位老女婿，对女儿的婚事也十分满意。但在普通人的眼中，此时的张佩纶已风光不再，以战败之罪被朝廷流放，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返回京师，几同于庶民。从婚姻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原则来看，一个如此落魄、失意的文人与相府千金喜结良缘，只会在戏文里出现。张、李二人的婚姻，无疑是一出才子佳人的现世喜剧。

这里面还有一则慧眼识英才的佳话。因为事出名门，以影射现实写作见长的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曾朴直接将此实事巧加发挥，演绎成

了《孽海花》中的一段“传奇”故事。

小说中写道，尽管张佩纶战败，招致流放边关，但总理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大人仍然十分爱惜这位才子的学识，甚至有意将他招为自己的女婿。某一天，张佩纶因公务去拜见这位德高望重的李大人，正要迈进李鸿章的书房内，忽抬头看到里面正立着一位妙龄少女：“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只得硬着头皮立在那儿，好不尴尬。李大人见了，却非常高兴，对这位老才子说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张世兄。”女子一回身，正瞧见这位手足无措的张佩纶，顿时满面红霞，轻摇漫步，羞答答地进了里间屋子。张佩纶这才进前，只见桌上铺着两首七律诗，都是咏叹马尾海战的，表达了对败军之将张佩纶深切的理解之情。

张佩纶见了，顿觉心头涌上无限苦楚，眼角竟不知不觉润湿了。马尾一役可谓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挫折，其继室边粹玉也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病故于北京。然而他并未消沉自轻，而是重新振作，利用在塞上的这段苦旅，勤奋研学，著书以自遣。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竟先后完成了《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等多卷著述。少年时代的张爱玲就常常阅读《涧于日记》。然而，在三年多的谪戍生活中，他以出世之心，与汉晋隋唐的诗文为伴，以饱读诸子百家为乐；然而内心的悲凉与挫败感不是如此就能够排解的了的。

看着眼前的这两首诗文，张佩纶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李鸿章见眼前的这位才子沉默不语，就笑着说这两首诗只是女儿的涂鸦之作，还要请他多多指教。张佩纶一听，只是一个劲儿地称赞相府千金用韵精当，却再找不出其他的话来。李大人似乎已经看出张才子一时难以言语的复杂感受，便换了另一个话题，托张佩纶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物色一个好姑爷。张大才子就问李大人对人选有什么要求，大人只说“要和贤弟一样”，并且还暗示性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顿时心里暗暗吃惊，不过即使再呆的人也能够领会对方的意思。张佩

论回去后就立刻托人来相府提亲，李大人果然答应下来。而相府夫人一得知此事，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好好的宝贝女儿竟然配给一个老“囚犯”。李鸿章被夫人骂得哑口无言，这时小姐本人开口了：“既然爹爹已经应承，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

原来这位小姐早已倾慕于张佩纶的才学，她本人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爱女心切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了。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芾，病逝于 1879 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 30 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 8 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 23 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 20 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第、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的、跟着母亲身后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曼蒂克的，罗曼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所用的。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

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他原本也珍藏了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地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

玲的父亲 16 岁，姑姑 11 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到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家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 19 岁时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翼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千金，是当时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的结合。但黄逸梵虽出生于清朝军官家中，但家庭环境却还开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聪慧，个头高挑，清秀漂亮，洋溢着一种新时代女子蓬勃的朝气，与张廷重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格格不入。婚后，二人仍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的管治下生活。张志潜是个不尚奢华、家教管束甚严的旧式人物，小夫妻俩也觉颇受约束，为此黄逸梵常回娘家散心。为了摆脱这种受人管治的生活，不久，张廷重就托堂兄张志潭（1921 年 5 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为自己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职位，做英文秘书。就这样，在张爱玲 2 岁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同时也和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主要资产都是李鸿章嫁女儿时送过来的陪嫁，尽管在分家之前，这位二哥哥已先独占了一部分，但分到张廷重名下的资产仍然是丰厚的。

黄逸梵是被迫与张廷重结婚的。她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姊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姊妹，所以算来两人的婚姻是“亲上加亲”的。张爱玲从小就一直听人说母亲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黄逸梵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张爱玲也曾对母亲的血统感兴趣，看了许多人种学方面的图书，但始终没弄明白。《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也许就是黄逸梵的写照，而且两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亲上加亲”。她不关心家中的事，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与她一样，看不惯哥哥败家子脾气，姑

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同姐妹，暂时稳住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年幼的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母亲出身名门，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但她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搬到天津后，一家人的生活惬意而又自在：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司机，还有烧饭打杂的仆役，孩子也有专门雇来的保姆照顾，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此时的张爱玲被成群的仆人包围着，天天被他们“抱来抱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明快与温馨，弥漫着“春日迟迟”的空气。

院中有一架秋千，小煊常常被仆人们带到那去玩。一名额头上有疤，被小煊唤做“疤丫丫”的高个子丫头，荡秋千的技术极高，竟能荡到秋千架的最高处，猛地翻过去；院子里还养了鸡，经常被她追得惊慌失措地满院子乱窜。这一切都使得小煊乐得合不拢嘴。

夏日的午后，小煊也有自己的消暑良方。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的她坐在板凳上，喝上“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捧着“一本谜语书”，嘴里念叨着书上的谜语“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好不惬意！一本儿童诗歌选集上的诗句让懵懂时期的张爱玲领略了“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但成年后却只记得“桃枝桃叶作偏房”这么一句，“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

一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仆人时常用笔蘸了水，在天井下架的一块青石砧上练习写大字。这个人“瘦小清秀”，小煊非常爱听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还给他取了个十分古怪的名字——“毛物”。恰好这名男仆还有两个弟弟，也一并被小煊叫成了“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子自然是“毛物新娘子”，简称做“毛娘”。这位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非常可爱。但却是个“心计很深的女人”。后来被小煊叫做“疤丫丫”的丫头嫁给了三毛物，经常受毛娘的欺负。幼时的张爱玲并不懂得大人间的恩怨，在她眼

里，毛物一家就如同她给起的名字一般，“是可爱的一家”，并且因为她对南京小户人家莫名的好感，女仆又时常带着她到这一家开的杂货铺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在店堂楼上吃吃茶，要几颗玻璃罐里的糖果，这都使得小煊对他们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之感。也因为她特有的感受力，在7岁那年，还以此为蓝本想出了一个妯娌不和的故事。

富贵的生活并非总是闲适慵懒的，名门之后也要讲究秩序与才学。崇尚西方生活的母亲坚持西式教育，并不和女儿睡在一起。每日清晨，独自从梦境中苏醒的小煊会被女仆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自己趴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4岁时，她经常跟着大人去拜访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在晚清时代，张人骏曾当过两广总督；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攻入南京，他跃墙而逃。此时他正在天津做寓公。这位被小煊唤作“二大爷”的人开口总问她认了多少字，随后就要求背诗给他听。于是小煊就把母亲在家时教的那几首唐诗念出来，“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这位前朝的旧臣每当听到“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泪不止。

孩子眼中的世界也不尽是完美的，背书或许就是其中破坏完美的一件事情。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的先生，小煊因为整天背书而又总背不出来而苦恼不已。此后，再大一点的“不快”，就是来自那个古怪精灵的弟弟了。小煊只与弟弟相差一岁，且弟弟生得美丽而文静，甚至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叹：“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家里人谈论某人的太太如何漂亮，年幼的弟弟竟问：“有我好看么？”以至于大人们常常因此而取笑他的虚荣心。然而，尽管如此，小煊仍能够感到来自弟弟的“威胁”。作为男孩，弟弟在家中的地位终究是高于姐姐的，将来也必是家中的主人；女孩子终将要嫁出去的，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旦“泼”出去，就与原来的家没太大关系了。虽然那时的她还不懂得一般女孩子的归宿是怎样的，但家中这种“男尊女卑”的气氛，令小煊感到非常愤然。

照顾小煊的女仆叫“何干”，“干”即是“干妈”之意。小时候的张爱玲十分顽皮，经常用手去揪何干颈上松软的皮——年纪的缘故，何干颈上的皮是松垂的——探手到她额下，渐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煊的脾气很坏，经常会把何干抓得满脸血痕。领她弟弟的女佣是“张干”，裹着一双小脚，要强伶俐，处处想占先。何干认为自己带的是个女孩，比不了带少爷的张干，因而处处都让着张干，自认为没有底气和她争。小煊却为这事感到十分不服气，常常拿出小姐的架子和她争，这时候“张干”就会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连小煊抓筷子的方式也成为她预测小煊将来命运的证据。小煊抓得近，她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急得小煊赶忙把手指远远移到筷子上端，以为这下会嫁到近处了，就问张干：“抓得远呢？”“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张干得意地说，气得小煊一时说不出话来。弟弟娇弱，书读得也没自己好，因为忌妒她画的图，就乘没人的时候把画拿下来撒了或者在上面涂上两道黑杠子。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小煊的头脑中朦朦胧胧地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暗暗较劲，“要锐意图强”，立志要超过弟弟。

但毕竟小煊比弟弟大一岁，比他身体好，比他会说话，也比他能吃更多的好东西，比他能做更多的事情。两人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小煊出主意。凭借着“毛物”给她讲的三国演义或者隋唐时代的故事给她留下的印象，想象两人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自己叫月红，弟弟叫杏红。自己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以及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

然而，弟弟经常不听小煊的调派，姐弟间的争吵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很快就会被化解：“……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腿上吻了

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但很快，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因父母间的矛盾而被打破了。张爱玲的父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整日泡赌城，逛戏院，抽大烟，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养姨太太，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

对丈夫所沾染的恶习，张爱玲的母亲厌恶到了极点，深受新派思想影响的她绝不会像旧式妇女那样，对丈夫纳妾、抽鸦片等行径只会忍气吞声，敢怨不敢言。对于丈夫种种堕落的行为，她从来都没有妥协过。尽管丈夫也经常浏览书报，常以新派人物自居，可骨子里仍是个腐朽的封建遗少，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两人为此经常争吵。家中发生的一切，自然是在花园里嬉戏玩闹的小煊和弟弟所不知道的。

张爱玲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的腐化堕落，最终选择了出走。不久她以留学的名义决意出国。张爱玲的姑姑也是新派女性，坚决支持嫂子的行动，也与她一同出国。1924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黄逸梵踏上了远行的油轮。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母亲的行动完全是个不守本分的“异数”，但舆论的非议没能阻止她的脚步。在母亲动身去法国时，张爱玲才4岁，尚未对母亲的离去感到怎样的沉痛与悲伤，在《私语》中她忆起母亲当日动身的情景：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因张爱玲是女孩，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称母亲为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无言的痛哭，仿佛是在哀悼自己不幸的婚姻与命运。她之所以出国，也只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逃避方式而已。对于这一点，她自己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但发生的这一切，对于年仅4岁的小爱玲来说，